

B1 翁同龢与篆刻家交游考略

侯
东
菊

翁同龢，字叔平，号松禅，江苏常熟人。他出身官宦世家，自小受传统儒家教育，饱读经史，先后为同治、光绪帝师。他一生从政，为国效力，书法是其政务之余静心养气的一种闲余方式。他无意为家却成晚清书法大家，只是其在书画上的成就以及与书法家、篆刻家之间的交游都被其显赫的政治地位和迷离的政治活动所掩盖。

翁同龢擅长写颜字，他打通北碑和颜字，形成自己独特的碑体颜面的书法风格，在当朝享有盛誉，被称为“乾嘉第一人”。求书者络绎不绝，求印者也有之。

有关翁同龢篆刻方面的资料和文章并不多见。但这并不代表翁同龢不会刻印，不关注篆刻。在《翁同龢日记》、《翁同龢集》等原始资料中可找到其收集印章以及会刻印章的记载。如：“始游厂，得玉印章一”、“买邓石如印谱两本。”^[1]“名印拟数字，若古拙，则劣腕不胜；若工整，则至堂名手极多，安用老夫也。”^[2]也可见到其评价他人印稿的诗词，如：“寸铜郁龙虎，笔势自洒然。直溯卅五举，挽回三百年。心情哀郢灭，腕法过江圆。篋里浯溪颂，踌躇未忍镌。丁黄赵陈邓，选擅画书诗。一落印人传，千秋俗客疑。先生古普闲，余事及冰斯。漂泊仪征老，沧江寄梦思。”^[3]

翁同龢权高位重，但为人和蔼可亲，与之交游者甚多，其中不乏当朝篆刻家。如吴昌硕、赵古泥、吴大澂、赵之谦等。

一、与吴昌硕的交游

吴昌硕（1844—1927），原名俊，又名俊卿，字仓石、昌硕，号缶庐、老缶等，浙江安吉人。晚清民初时书法、绘画、篆刻开宗立派的大家。^[4]甲午年间，苏州人徐翰卿熙将吴昌硕伪造的《度辽将军印》送给了酷爱印章的吴大澂，此印促使吴大澂萌发了请缨出关的壮志。^[5]可见吴昌硕的篆刻在当时亦有名声。翁同龢和吴昌硕的交往始于光绪二十年即甲午中日战争前期。是年吴昌硕为吴大澂的幕僚随其参加了甲午战争，而推荐吴大澂去辽东作战的大臣便是翁同龢。据吴长邨著《我的祖父吴昌硕》一书载《年谱简编》称：“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51岁。二月，载北京以诗及印谱赠翁同龢。”^[6]又见光绪二十年甲午二月初十（1894年3月16日）的《翁同龢日记》：“江苏试用县吴俊卿送诗并印谱，似不俗。”^[7]在这之前，两人不曾相识，吴昌硕去拜见翁同龢只是去走读书人干谒朱紫的老路，求得官场上的赏识。位高权重的翁同龢却从艺术的角度欣赏了吴昌硕的印谱，并给予了“不俗”的评价。出于对书法、篆刻的爱好，翁同龢出城回访了三天前未曾接见的吴昌硕。光绪二十年二月十三日（1894年3月19日）的《翁同龢日记》中写道：“（午后）出城拜吴君俊卿，其人曾在吴平斋家处馆，年四十余，能篆书。似亦不甚侷。”^[8]翁同龢回访吴昌硕与早年拜访逃难在京的赵之谦、与轻衣小帽相见的陶澐宣是一样的，只为其钟爱的书法篆刻艺术。而吴昌硕却是受宠若惊，以下对上的姿态与翁同龢谈书论印，并无像平时一样放开胸怀高谈阔论，给翁同龢留下“不甚侷”的印象也在情理之中。

两人再次交往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此时的翁同龢已被开缺回籍，居住常熟。据《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8月27日）七月十一日所记：“次公送桂花一枝羊毫五枝。又吴沧石赠图书石四方。留二璧二，即请刻之，作诗三首，与次公。”^[9]次公即赵宗建，此人是翁同龢少时之友。翁同龢早年回籍守制时，赵宗建兄弟特地召集当地书画名仕在其藏书楼为翁同龢举行书法雅集。翁同龢革职回籍后，与赵宗建的交往最为密切。赵宗建是江苏有名的收藏家，交游于当地的文人名仕之间，吴昌硕托其转赠翁同龢印石也可谓是平常之事。翁同龢在与次公的诗中也提到了吴昌硕，他写道：“黄（小松）陈（曼生）而后数吴公，不愧沧江白石翁。（沧石善篆刻）非昔松禅两居士，何嫌小印亦雷同。（余请沧石刻“松禅”小印，一依次公印式）”^[10]（因无此印，特附上吴昌硕为翁刻的姓名印，如图一）诗中的“黄、陈”即黄易、陈鸿寿，两人同属西泠八家，



吴昌硕《叔平》

《海派代表书法家系列作品集——吴昌硕》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页282



吴昌硕《翁同龢印》

《吴昌硕白石印谱》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页99



吴昌硕《翁同龢观》

《吴昌硕白石印谱》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页99

图一

乾嘉时期著名的篆刻家,浙派篆刻中的领军人物。从诗中可看出翁同龢对吴昌硕篆刻艺术的赞赏和肯定,并给予吴昌硕在篆刻发展史上一定的地位。而后吴昌硕在读到此诗后也随即和诗一首:“饥来拾橡对狙公,樵采咸亲鹤发翁。魑魅喜人吟不得,忧时直与杜陵同。”^[11]和诗中充满了对翁同龢的崇敬之情。随后起身亲自去常熟拜访翁同龢。见《吴昌硕年谱(简编)》:“公元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55岁。十一月七日,作常熟之行,谒翁松禅不值,以篆刻印章留赠。次日承佳肴,而先生已匆匆返棹,诗以谢之。”^[12]又见《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十一月初七日,吴沧石自苏来,未见。沧石者江苏县令,曩于京师识之,近以篆刻图章见贻。”^[13]此时的翁同龢因戊戌变法的遗绪而被处以永不叙用的惩罚,政治上的接连打击已使他心灰意冷,无意于书画,吴昌硕不恰时宜的拜访被拒也是常理之事了。

翁同龢与吴昌硕的直接交往也止于此时了。辛丑年,翁同龢与沈石友在明月楼闲饮时,见到吴昌硕一幅大篆对联,归后涂之,翁同龢在此联的跋语中写道:“友招饮还,在月明楼见近人吴仓石篆联,虽不及猿叟拙朴,亦有一种金石气,喜其联语,归而涂之。”^[14]可见翁同龢对吴昌硕的篆书亦有欣赏。民国八年,吴昌硕参加了翁同龢门人孙雄举办的纪念翁同龢诞辰九十周年的活动,并协助成立了“瓶社”,此时的吴昌硕已是西泠印社社长。

二、与赵古泥的交游

赵古泥(1874-1933),名石,字石农,号古泥,慧僧泥道人。他出生贫寒,苦学成家。他的书法篆刻有“松禅书法、苦铁图章”之名。赵古泥的女儿赵林在《怀念我的父亲赵古泥》一文中写道:“父亲的书法,早就练就一手颜真卿体,写的浑厚有力。当时翁同龢因支持光绪皇帝变法,而被慈禧贬斥返里,他也是写颜字的,见到我父亲的作品极为重视,就请我父亲作为自己的幕宾。由于求翁书法家者过多,其中一部分就请父亲代笔。父亲所书与翁字极为相似,在别人看来可说是真伪莫辨。”^[15]在篆刻方面更是有幸拜于吴昌硕门下,见《赵古泥印谱》中的《赵古泥年谱》:“(赵古泥)因在沈家刻砚治印,并从观所藏金石书画,技艺日进。吴缶翁叹服:‘当让此子出一天地’,遂师从吴。”^[16]在吴昌硕的基础上,更加灵活地吸收石鼓文、封泥等材料,遂开“虞山印派”。

翁同龢与赵古泥的交往始于翁开缺回籍之后。两人的年龄相差四十余岁,但这并未妨碍书画、篆刻等艺术的交流。翁同龢的晚年生活主要由其金门外甥俞钟奎照顾,赵古泥与俞钟奎颇为熟悉,在翁同龢晚年写给俞钟奎的信札中时见其托赵石农为其刻章或刻石像的记载。查光绪二十六闰八月廿三日(1900年12月14日)《致俞钟奎函》:“赵君刻印,一古雅,一精密,珍感之至,祈先为致谢。”^[17]又见言:“石农刻章疏秀可喜。”^[18]其后又“与赵石农谈,认为其人朴直。”^[19]翁同龢习惯于将所见所闻的人与事记于日记中,特别是初次见面的艺术家,他都会在日记中记下对其人的印象。其后在翁同龢的日记中也可看到他于赵石农的交往:“金门甥(俞钟奎)偕赵石农同宿余斋,剧谈甚乐。”^[20]先前,翁同龢只是见到了赵古泥的印章,认为疏秀可喜,今见其人,又觉其朴直,可见赵古泥本人以及他的篆刻都给翁同龢留下了极好的印象。翁同龢虽为过时的宰相、遭贬的帝师,但还是德高望重的。赵古泥赠翁同龢小印,翁赠赵印谱并托其刻印。(由于缺乏资料,现将赵古泥为翁同龢刻的其他几方印章附上。如图二)赵古泥对翁同龢的崇拜不只是为其刻像赠印章,他还摹其书法揣其诗词。翁同龢生于道光十年(1830),属虎,所以每当虎年他都会在正月初一的寅时写虎字。光绪二十八年是壬寅年,这年的正月初一日,翁同龢于寅时起床,夜书虎字,以应他人之求。此日并作诗一首:“不画桃符画



赵古泥《叔平》
《赵古泥印谱》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4、140页

赵古泥《叔平书画》
《赵古泥印谱》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179页

图二

虎符，人皆笑我太迂疏。须知正气森森在，疑有神灵百怪趋。”^[21]查《赵古泥年谱》见其在此年作《效松禅虎字》七绝一首：“松禅放笔作虎字，如虎深林坐啸风。小子安能望肩项，涂来却与俗争雄。”^[22]上联是对翁同龢大气磅礴、雍容大度书法的赞赏，下联则写出了自己对翁同龢书法的学习和与翁字之间的差距。翁同龢是个善学好问的人，即使面对小自己四十余岁的赵古泥，他也虚心请教。在《致俞钟璠函》中写道：“观《自得斋集印》十六册，请赵君一鉴别，迟日见还可也。”^[23]赵古泥时常来虞山脚下拜访翁同龢，向他请教书法、字画等问题，翁同龢也为之题画跋。两人的交往直至翁同龢逝世。赵古泥的书法和篆刻也由于翁同龢的欣赏和提携，名震江南，成为虞山印派的开门人。

三、与吴大澂的交游

吴大澂（1835-1902），字清卿，号恒轩，又号窳斋，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同治七年进士，历任陕甘学政，广东学政、湖南巡抚等。曾编制操练湘军，参与中俄边界的谈判，又主动请缨边关抗日，为官颇有声名。他也是清代著名的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篆刻家，他对古代印章玉器、青铜器铭文等的研究也颇有成就。著有《周秦两汉名印考》、《续百家姓印谱》、《簠斋藏封泥考释》等著作。他不仅研究印章、还常为人刻印，特别是步入仕途以前。^[24]他尤喜大篆，就连朋友间的信函也用大篆书写。

翁同龢与吴大澂同为江苏人，早年同读于苏州紫阳书院，日后又同朝为官，他们与潘祖荫、汪鸣銮、赵之谦、王懿荣等人一起探讨书画、研究碑刻。

甲午中日战争之前，吴大澂在给翁同龢的信函中，曾多次表达自己为君分忧、身赴阵前杀敌的愿望，“北门管钥，责无旁贷。前陈一疏，藉以上慰宸廑，非敢轻视敌兵，其统兵大员人人危言悚听，动谓兵但械少，战事毫无把握。朝廷何所持以无恐，又何以赖以御敌手，可谓浩叹。”“若如前敌之望风而靡，几疑中国无一能战之将，国家无一可倚重臣。”^[25]并上呈自己的《平倭战法》、《湘军行阵图》于翁同龢听取其意见。见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五日（1894年12月1日）的《翁同龢日记》：“归，见本家印若，伊为吴窳斋奏调，将赴山海关矣。”^[26]可见吴大澂赴关抗敌是由翁同龢引荐的，随着边关战事的告急，吴大澂请缨得以恩准。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九日（1895年1月14日），吴大澂为帮办大臣赴关带兵杀敌。本以为会立功，凯旋归来，结果却是“师出无功，不行其志”。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廿一日（1895年3月17日）朝廷下旨“撤吴大澂帮办”。吴大澂战败，并在战争中落荒而逃，理应革职查办，但由于当朝帝师的求情，他只被革职留任。可见翁、吴两人的关系极为密切。其实，吴大澂只是个文官，他早在翰林院当值，后为各省学政，都是文职。他训诂辞章是能手，金石篆籀是专家，可为什么一个文官要奔赴战场呢？就如前文所言，他好收集印章，仅古代将军印就有二十八方，他有一斋号为“二十八将军斋”。清代诗人黄遵宪在《度辽将军歌》中写道：“平时蒐集得汉印，今作将印悬在腰。”又见钱仲联为此诗作的笺注：“中东事起，吴大澂方为湖南巡抚。吴好金石，适购得汉印。其文曰度辽东将军。吴大澂喜，以为万里封侯兆也。”^[27]吴大澂将此印看作是带兵成将的征兆，他感觉是上天赐予他成为将军、成为英雄的一个契机。他去了，结果呢，却为后人留下了个“弃冠脱剑无人惜，只幸腰间印未失”的诟病。

吴大澂在甲午战中的失利，由于翁同龢的疏通，他得以革职留任。但在戊戌变法之后，吴大澂被视为“翁党”，同翁同龢一样着即革职，永不叙用。在翁同龢与吴大澂的身上，印证了一句话：“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吴大澂去世，蛰居在虞山脚下的翁同龢特意为吴大澂写下联悼：“文武兼资，南海北海；汉宋一贯，经师人师。横批：一卧沧江。”^[28]翁同龢对吴大澂的学术和人品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翁同龢只长吴大澂五岁，两人早在家乡就已相识，在京又互相拜访，即使是吴大澂远在陕、广、湘为官也是书信不断，又经上文甲午、戊戌之事之印证，可见两人关系非常密切，吴大澂为翁同龢刻印赠印为常理之事，但由于资料的缺乏，至今仍未发现吴大澂为翁同龢刻印的记载。

四、与赵之谦的交游

赵之谦（1829-1884），初字益甫，后改字伪叔，号悲盦，无闷等，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晚清杰出的书法家、篆刻家。他喜好金石，有《补寰宇访碑录》、《六朝别字记》等著述。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攻克杭州，赵之谦避兵出游，辗转于江浙一带，后又北上到京，此时赵之谦的篆刻在书法界已有名气。赵之谦在京入住于潘祖荫府，交往于李文田、吴大澂等书画爱好者、鉴赏家之间。翁同龢与潘祖荫是世交，与李文田订有兄弟之约，翁同龢在与他们的交往中认识了赵之谦。当时的翁同龢在朝中的位置已日趋高居，赵之谦只是在京避难的一书家，而且是翁同龢先去拜访了赵之谦，可见赵之谦的书法、篆刻已引起了翁同龢的关注。同治四年（1865）三月初四日赵之谦又回访了翁同龢，两人讨论书法、相谈甚欢。此后，翁同龢还亲自为离京的赵之谦送行。可见翁同龢对赵之谦在金石篆刻、碑学书法上才华的肯定。此后翁同龢还托潘祖荫请赵伪叔写《神道碑》，十五天后潘祖荫就送来了赵之谦书写的《神道碑》。可见两人之间的交往也是较为密切的。

中国的文人常把翰墨之事作为政务之余表现其修身养性、寄托性情的最佳表达方式。权高位重的翁同龢也不例外，书法是其聊以自娱、静心养气的第一娱乐活动。他无意为家却成为继刘墉、钱沅以后学颜的大家，他学碑，融碑入帖，在刘、钱的基础上又赋予颜字新的面貌，他的书法在晚清书法史中应占有一席之地。只是今人更多关注的是其政治活动，忽略了其书法成就，篆刻作为其闲余之事中的业余爱好，更是鲜有提及。本文简单论述了翁同龢与当朝篆刻家的交游，亦有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也希望本文能在研究翁同龢书法篆刻艺术的过程中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注释：

- [1] 翁同龢.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 [M].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12月.一册110,六册3317。
- [2] 翁同龢.致俞钟奎函 [A].国家清史编委会主编,谢俊美整理.翁同龢集 [C].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7月.上册556。
- [3] 翁同龢.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 [M].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12月.二册818。
- [4] 侯开嘉.关于吴昌硕六十岁前后变法种种 [A].中国书法史新论 [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8月.294。
- [5] 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入境庐诗草笺注 [M].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9月.248。
- [6] 吴长邨.我的祖父吴昌硕 [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292。
- [7] 翁同龢.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 [M].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12月.五册2675。
- [8] 翁同龢.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 [M].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12月.五册2676。
- [9] 翁同龢.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 [M].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12月.六册3152。
- [10] 翁同龢.朱育礼、朱汝稷点校.翁同龢诗集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356。
- [11] 吴昌硕.岳庐集·卷二 [M].台湾:台湾文海出版社,1986年。
- [12] 吴长邨.我的祖父吴昌硕 [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296。
- [13] 翁同龢.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 [M].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12月.六册3178。
- [14] 明清名家书法大成·第六卷,清代书法四 [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28。
- [15] 赵林.怀念我的父亲赵古泥 [A].书法文库-流光溢彩 [C].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119。
- [16] 赵古泥.赵古泥印谱 [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199。
- [17] 翁同龢.致俞钟奎函 [A].国家清史编委会主编,谢俊美整理.翁同龢集 [C].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7月.上册546。
- [18] 翁同龢.致俞钟奎函 [A].国家清史编委会主编,谢俊美整理.翁同龢集 [C].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7月.上册583。
- [19] 翁同龢.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 [M].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12月.六册3356。
- [20] 翁同龢.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 [M].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12月.六册。
- [21] 翁同龢.致俞钟奎函 [A].国家清史编委会主编,谢俊美整理.翁同龢集 [C].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7月.下册875。
- [22] 赵古泥.赵古泥印谱 [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200。
- [23] 翁同龢.致俞钟奎函 [A].国家清史编委会主编,谢俊美整理.翁同龢集 [C].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7月.上册632。
- [24] 白谦慎.吴大澂和篆刻 [A].海派书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12月.357。
- [25] 吴大澂致翁同龢、王懿荣等未刊稿选辑 [A].维普资讯http://www.cqvip.com。
- [26] 翁同龢.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 [M].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12月.五册2756。
- [27] 同 [5]。
- [28] 翁同龢.吴大澂挽幛 [A].国家清史编委会主编,谢俊美整理.翁同龢集 [C].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7月.下册944。

作者单位：河北美术学院书法学院